

累遷安成王限內記室高宗即位授東宮通事
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起爲中書舍人
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爲太常卿歷太子中庶子
尚書左丞太子家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威
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至德元年授太子左
衛率中書舍人遷散騎常侍加貞威將軍信州
南平王府長史行揚州事爲政平允稱爲良吏
遷都官尚書禎明初遘疾卒于官時年五十九
詔贈散騎常侍太常卿官給喪事

袁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
學有雅量梁武帝脩建庠序別開五館其館
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議
出人意外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
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
被召爲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漑漑目而送之
愛其神彩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
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
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

累遷安成王限內記室高宗即位授東宮通事
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起爲中書舍人
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爲太常卿歷太子中庶子
尚書左丞太子家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威
信十八
石三頁矣今確固辭不之官至德元年授太子左
衛率中書舍人遷散騎常侍加貞威將軍信州
南平王府長史行揚州事爲政平允稱爲良吏
遷都官尚書禎明初遘疾卒于官時年五十九
詔贈散騎常侍太常卿官給喪事

袁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
學有雅量梁武帝脩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
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議
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
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
被召爲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澗旣目而送之
愛其神采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
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
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

侯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曠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開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請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耶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漑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漑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_華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員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即梁簡文之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祕書郎太清二年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帝承制徵授尚書中郎高祖作相除司徒戶曹永定元年授中

兵於西昌門拒戰他與相持不能克高祖謂忌
曰三吳輿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為虜虜
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
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
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
舟奔林慮忌爰據其郡高祖嘉之表授吳郡太
守高祖受禪徵為左衛將軍天嘉初出為持節
南康內史時義安太守張紹賓據郡反世祖以
忌為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眾討平之還除
散騎常侍司徒左長史五年授雲麾將軍衛尉
卿封東興縣侯邑六百戶及華皎稱兵上流高
宗時為錄尚書輔政盡命眾軍出討委忌總知
中外城防諸軍事及皎平高宗即位太建元年
授東陽太守改封樂安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入
為太府卿五年轉都官尚書吳明徹督眾軍北
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
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改授使持節
都督淮州諸軍事兼州刺史未及之官會明

兵於西昌門拒戰他與相持不能克高祖謂忌
曰三吳輿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為殷盛
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
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

傳九

石頁都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

舟奔樊城忌又據其郡高祖嘉之表授吳郡太
守高祖受禪徵為左衛將軍夫嘉初出為持節
南康內史時義安太守張紹賓據郡反世祖以
忌為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眾討平之還除
散騎常侍司徒左長史五年授雲麾將軍衛尉
卿封東興縣侯邑六百戶及華皎稱兵上流高
宗時為錄尚書輔政盡命眾軍出討委忌總知
中外城防諸軍事及皎平高宗即位太建元年
授東陽太守改封樂安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入
為太府卿五年轉都官尚書吳明徹督眾軍北
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
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改授使持節
都督誰州諸軍事誰州刺史未及之官會明徹

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
之舞陳於摠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
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
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哉定艱難便是
匡周之霸豈徒豳王徒雍其月爲都姓帝遷河
周年成邑方今越常蘋蘋馴雉北飛肅脊蒞蒞
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
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
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鎬鎬曉漏的的宵烽隔
敘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苑遙憶溢
城峯號香鑪依然盧獄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
派中成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
屣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
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
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
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
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
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

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
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
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
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
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
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
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齊全身庸流所鑒何
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
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
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
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
間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
亭卸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
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
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
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
厲旣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豕磔蚩尤千
刀剗王莽芥安所謂悅首頓膝歸奉寇讎弭弭腰

焉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
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瑩之請所以奔
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植
勑鹽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
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公王都人士
女風行雨散上界播西流京邑丘墟蕞蓬蕭瑟
偃師深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
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
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
於駸篋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明庶有懷翻
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並爭諸賢戮力
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邪如曰
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度景
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
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使當屈指能筭
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朔
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
也且夫宮闈祕事竝若雲霄英俊訐謨寧非准

幄或陽薦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
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
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
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
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
非宋典之姦關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
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難著
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
帥竝釋縲刃爰及偏裨固無前敵乃至鍾儀見
加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哥引路五等張旆
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
恩旣被賓敬無違今者何億翻蒙貶責若以此
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祆氛永久喪亂悠然
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
警渤解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豕非
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況吾等
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

雖蒙養護更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決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賔周伯無憊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負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

霸也孫甘言以斌媚曹屈詐以羈縻於軫歲到
於句矢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實戲已
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
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
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玉霸
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節養以治民
預有邦司曾無隆矧且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
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
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含
情猶其相啓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
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
經鷓鴣知禮巡省方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
尊者曷差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
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
泣吞聲長對公問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
孝之言皆應齟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
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
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

驅略自東南醜虜劫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
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嬾室嬰兒何可言
念得身遠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
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
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
非狸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茶嘉
謀安能相及謬謬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
諍臣哉歲月如流一生何幾晨暮旅鴈心赴江
淮昏望牽生情馳揚越胡二悲而掩泣夜萬緒
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
素挺詞鋒兼長理窟臣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
清耳之談向所訟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
旨必通分請友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齟
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
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
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
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遵彥音不報
書及江陵陷齊送自陽炭蕭淵明爲梁嗣乃遣

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爲尚書吏部郎掌詔詰其年高祖率兵誅僧辯仍進討韋載時任約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及約等平高祖釋陵不問尋以爲貞威將軍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于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高祖受禪加敬驛常侍左丞如故天嘉初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諱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工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置一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人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

求官誼競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曰自古吏部
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遂其大
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亂此王太尉接
荊州之禍敗爾時璉以復典書改任官方窮
此紛雜不定之時聖朝草創于未息亦無條
序府庫之虛賞賜懸之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
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負
外常等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
章應共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
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
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未領軍異亦爲卿相此不
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
云世間人言有自色我特不自色范攄宋文帝
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辛玄保
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今趙高直
至丞相漢有高廟今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
爲例梁既承衡之亂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辭
色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亡跡廢帝即位

入補謀勳異志不引陵預其議高宗集曆封
建昌縣侯邑五千戶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
三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勸等
高宗召陵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
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勸太
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
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及朝議
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
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
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
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
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
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
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陵
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
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竝如故上年領國子祭
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
中給扶又除領軍將軍八年加翊右將軍太子

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祿大夫餘竝如故十年
重爲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尹十三年
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
右光祿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
亦優之乃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
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
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曰愼終有典抑乃舊章
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任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
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
弱齡學尚登朝英穎業高名華文詞宗朕近
歲承華特相引御雖多因疾方期克壯奄然殞
逝震悼于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
祿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
諡曰章陵哭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
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大樂食建昌邑邑戶
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者皆以取之數
日復盡陵家尋致之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
我有車牛衣食皆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

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在...
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必商
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惠之相
也自...創業文檄軍書及禪說詔策皆陵所
製而...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
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
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
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
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
散佚存者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衆竝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正
重其爲人妻以女梁太清初起家豫章王府行
參軍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十一攜老
幼避于江陰梁元帝聞其名召爲尚書金部郎
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
矣江陵陷復還於京師永定初爲太子洗馬遷
鎮東從事中郎天嘉三年遷中書侍郎大建初
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高宗令儉持節喻旨

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答懼儉沮其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乃遣儉從間道馳還高宗乃命章昭達率衆討紇仍以儉悉其形勢勅儉監昭達軍紇子高宗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鎮北鄱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累遷國子博士大匠卿餘竝如故尋遷黃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以公事免尋起爲中衛始興王限外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又爲太子中庶子遷貞威將軍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後主立授和戎將軍宣惠晉熙王長史行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和戎將軍累遷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性公

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撝望重一時亦為儉所
糾劾後主深委任焉又領右軍禎明二年卒份
少有父風年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
屬文亦不如此解褐為祕書郎轉太子舍人累
遷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馬出為海鹽令其有治
績秩滿入為太子洗馬份性孝悌陵嘗遇疾甚
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
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太建
二年卒時年二十二儀少聰警以周易生舉高
第為祕書郎出為烏傷令禎明初遷尚書殿中
郎尋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于錢
塘之赭山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郎大業四
年卒

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少為周易生有口辯能談
玄理既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亦善屬文而文
不逮義果太清初起家為太學博士性至孝遭
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以
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飢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

母饋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臧盾之
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飢荒如此供養
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
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
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
之臧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荆
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
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
臧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
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
答於是歸俗更爲天妻後東遊居于錢塘之佳
菴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
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
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大建四年徵爲
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
法華經高宗甚嘉其操行六年除國子博士遷
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尋爲眞孝克母待
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

記以問中書賁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
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
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啓高宗嗟歎
良久乃勅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
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
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
致敬植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
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
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
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
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
或門閣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
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
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孝克性清素而好施
惠故不免飢寒後主勅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
悉用設齋寫經隨得隨盡二年爲散騎常侍侍
東宮陳亡隨例入闕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
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噉麥有

遺糲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開
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
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
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時年七十三臨終正
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隣里皆驚異之子
萬載位至晉安王功曹史太子洗馬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
特達籠罩今古及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
宰獻替謀猷善竟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
逾禮亦參閔之志歟

列傳第二十

陳書二十六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江惔

姚察

江惔字惔持濟陽考城人也至散騎常侍統之十
 世孫五世祖湛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忠
 簡公祖舊梁左光祿大夫有名當代父紇本州迎主
 簿少居父憂以毀卒在策書孝行值惔七歲而孤
 依于外氏幼聰敏有進性舅吳平光侯蕭勳名重
 當時特所鍾愛嘗謂惔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
 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辭采家傳賜書
 數千卷惔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宣惠
 武陵王府法曹參軍中權將軍丹陽尹何勘咨開
 府置佐史竝以貴胄充之仍除勘咨府主簿遷尚
 書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惔預同
 此作帝覽惔詩深降嗟賞仍轉侍郎尚書僕射范
 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
 竝高才碩學惔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選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江掇

姚察

信二

石九

字掇持濟陽考城人也至散騎常侍統之十
 世孫五世祖湛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忠
 簡公祖舊梁左光祿大夫有名當代父紇本州迎主
 簿少居父憂以毀卒在梁書孝行值掇七歲而孤
 依于外氏幼聰敏有異性舅吳平光侯勸名童
 當時特所鍾愛嘗謂掇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
 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辭采家傳賜書
 數千卷掇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宣惠
 武陵王府法曹參軍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開
 府置佐吏竝以貴胄充之仍除敬容府主簿遷尚
 書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掇預同
 此作帝覽掇詩深降嗟賞仍轉侍郎尚書僕射范
 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
 竝高才碩學掇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卷

年友會之遴嘗酬摠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去
署隣栖息忌聞曉騶唱再畏晨光施高談意未窮
晤對賞無極探急共遨遊休沐忘退食曷用銷
鄙吝枉趾覲顏色下上數千載揚摧吐胃臆其
爲通人所欽挹如此遷太子洗馬又出爲臨安令
還爲中軍宣城王府限內錄事參軍轉太子中
舍人及魏國通好初以摠及徐陵攝官報聘摠
以疾不行侯景寇京都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
小廟臺城陷摠避難崎嶇景年至會稽郡憩於
龍華寺乃製修心賦略序時事其辭曰太清四
年秋七月避地于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
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八年之
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莅此邦卜
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月終焉之志寺域則
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
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撓脩經戒夕覽
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
傾崩以此傷情情可知矣歟泣濡翰山立據

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旣焉嘉南斗之分次肇東
越之靈秘表檜風於韓什箸鎮山於周記蘊大
禹之金書鐫暴秦之在字太史來而探穴鍾離
去而開笥信竹箭之爲珍何瓊珠之罕值奉盛
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寔豫章之舊圃成黃
金之勝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曾
阜之超忽迹平湖之迥深山條偃蹇水葉侵淫
挂猿朝落飢鼯夜吟菓叢蕪苑桃蹊橘林捎雲
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
望島嶼之澶回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
曳光煙之曉匝風引蜩而嘶譟雨鳴林而脩颯
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爾迺野開靈塔
地築禪居喜園迢遰樂樹扶踈經行藉草宴坐
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
之場甃如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豈降
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已鍾風雨之如晦倦鷄
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折四
辯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

惑之塵滓久遺榮於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
氣於疇日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知自
憐其何已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摠又自會
稽往依焉梁元帝平侯景徵摠為明威將軍始
興內史以郡秩米百斛給摠行裝會江陵陷遂
不行摠自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
郎徵還朝直侍中省累遷司徒右長史掌東宮
管記給事黃門侍郎領南徐州大中正授太子
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東宮中正如故遷左
民尚書轉太子詹事中正如故以與太子為長
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微行摠舍上怒
免之尋為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復為左民尚書
領左軍將軍未拜又以公事免尋起為散騎常
侍明烈將軍司徒左長史遷太常卿後主即位
除祠部尚書又領左驍騎將軍參掌選事轉散
騎常侍吏部尚書尋遷尚書僕射參掌如故至
德四年加宣惠將軍量置佐史尋授尚書令給
鼓吹一部加扶餘竝如故策曰於戲夫文昌政

本司會治經韋彪謂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況
其五曹斯綜百揆是諧同冢宰之司專臺閣之
任惟爾道業標峻寓量弘深勝範清規風流以
爲准的辭宗學府衣冠以爲領袖故能師長六
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形載遠其端朝握揆
朕所望焉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
不慎歟禎明二年進號中權將軍京城陷入隋
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
摠嘗自敘其略曰歷外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
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
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
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
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太建之
世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命也後
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闊嗣
位之日時寄諺隆儀形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
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
今之尚書令也況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

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僅
來之一物豈是預西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
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
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
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非尚殊
塵勞以此真愧平生耳摠之云敘時人謂之實
錄摠爲行義寬和溫然其心此屬文於五言七
言尤善然傷於浮豔故爲後人所愛幸多有側
篇好事者相傳諷翫至今絕後主之世摠當
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三遊宴後庭共陳暄
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乃是國政
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
亂以至於滅有文集三十卷並行於世焉長子
盜字深源頗有文辭性傲誕恃勢驕物雖近屬
故友不免詆欺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洗馬中
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人隋爲秦王文學第
七子灌駙馬都尉祕書郎隋給事郎直祕書省
學士

魏察字伯容吳興武康人也九世祖信吳太常
卿有名江左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請
書萬餘言弱不好弄博於雜戲初不經心勤苦
厲精以夜繼日年一二便能屬文父上開府僧
坦知名梁武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
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並用聚書圖書由是
聞見日博年十二梁簡文帝誡在東宮盛脩文
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簡
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臺主國左常侍兼司
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值梁
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時東土荒人
飢相食告糴無處察家口既多立採野蔬自給
察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糶粒恒得相繼
入常以已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無經者皆相
分郵自甘唯養養而已在亂離之間為學不廢
光帝於荊州即位父隨朝士例往赴西臺元帝
授察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反察輕其賦
役勸以耕種於是戶口殷盛民至今稱焉

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
著作仍撰史永定初拜始興王府功曹參軍尋
補嘉德殿學士轉中衛儀同始興王府記室參軍
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為史佐及陵讓官
致仕等衣並請察制表馮陵見歎曰吾弟遠也大建
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
散騎常侍領聘于周左著舊先在關右者未
相傾慕沛劉臻竊於公館訪演書疑事十
條並為剖辨口有憑據鑿請所親白名下定
虛士著西聘通記所敘事甚詳使臻補東
學士于時濟陽中德美國相與王陸瓊從弟瓊
南褚玠北地傅祥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
侍察每言論製必咸為諸人宗重諸君深加禮
異情越羣僚宮內所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
又數令共野王遞相策問恒家賞敬遷尚書祠
部侍郎此曹職司郊廟音魏室蕭秦祀天地設
宮縣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梁武帝以
為事人禮纏事神禮簡古無宮縣之文陳初

用莫有損益高宗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帝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竝即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歎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拜宣惠宜都王中錄事參軍帶東宮學士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三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事固辭不免後主纂業勅兼東宮通事舍人將軍知撰史如故又勅專知優冊謚議等文筆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竝如故初梁季淪沒父僧坦入于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勅申專加譬抑介後又遣申宣旨誠喻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爲憂卿迥然一身宗真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旣深故有此及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